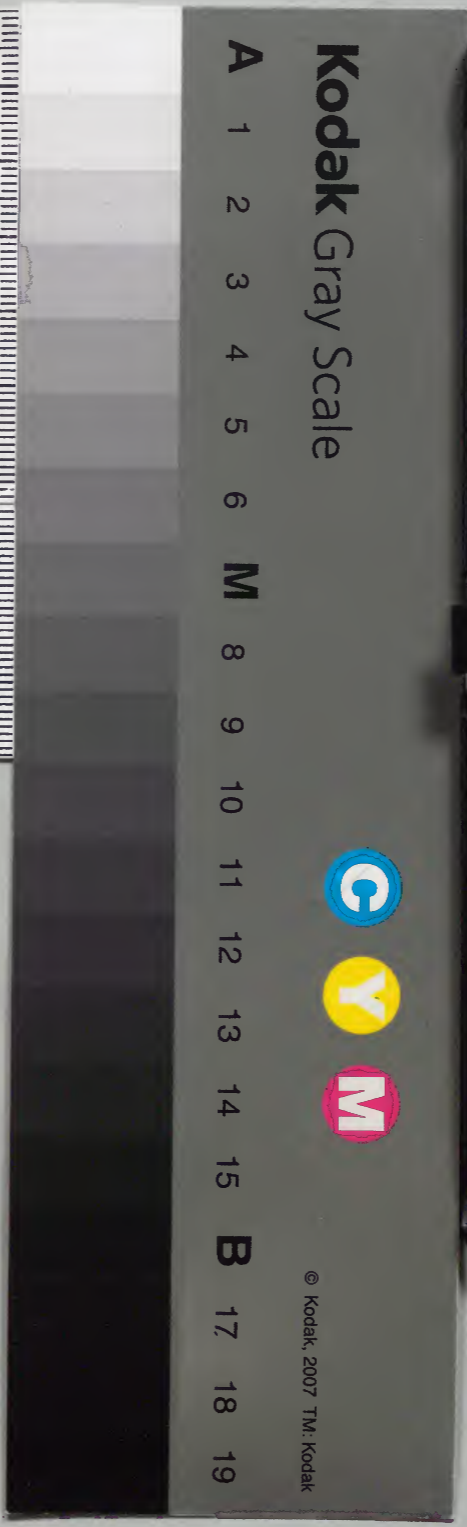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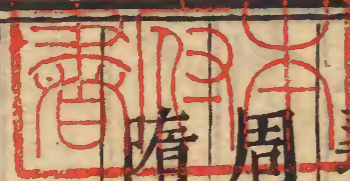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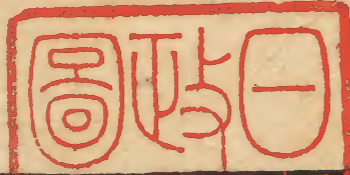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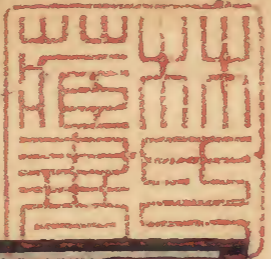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架
三	一六	三
三〇	七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5)
函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淺草文庫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瓊
慧響

洪哲
惠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僧鸞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券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眾別講徒屬兼多干時梁

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鋤鈿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眾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利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辨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

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
 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靈屍
 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
 一堂容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
 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
 周旋同往楊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
 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
 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下釋義了乃曰
 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楊都福地亦甚莊嚴至

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烟霞競色方
 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
 尼佉之鎮北耳聞日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贖歸
 益部嗚呼嗟歎為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
 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
 淨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
 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項但
 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座
 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
 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沔池那稱寶海衆大

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
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
俄而果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
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
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
仰徽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
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
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
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

自朗遷後廣評所聞又從福緣寺巨法師將酌遺逸
巨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
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
開剖于時六合混一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祀梓
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為請益之師吐清言
為在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
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
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
呈翹楚煬帝承名有敕追入避迹鑿環以病而退昔
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薨

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
 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釋理順故得空有
 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希者學冠李
 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
 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
 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
 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
 時以為名答成前呼俞為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
 詔我為先生成曰汝既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
 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

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
 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參禮
 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靜處思玄母
 日自寶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曰即此為報母之劬
 勞也昔朱榮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
 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
 雲兄弟五人皆為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子十人椿洗澄憩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序曆
 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
 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顒即雲之兄

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
驢廟臺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
夕返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各爲驢廟
此廟卽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十八遊
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
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
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
時聽涅槃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
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構

擊問領如響往復旣久便止朗曰爾義窮乎對曰義
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多目之爲沙安三
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
江漢年過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
共論之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噉僧食不飲濁
漿春秋六十五終于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望沙
州卽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出家已
後南趨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二寶僧正瓊公精理
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號烏瓊帝尚重焉奉爲

撰述
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
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任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
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未
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
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號白瓊事
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
聲以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劔罕
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
之卽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動止
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如常不失規

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庠序視瞻不眴轉身
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
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
時皆不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
光先價引衆泝流届于本邑任城西望楚山光福禪
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爲務涅槃三論遞互相續學
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卽慧品法粲智高
法同慧璿慧楞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
七年四月卒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
弟子慧嵩等樹碑于本任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才

思力適壯為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
 今任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聞大小每
 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為前後
 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
 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為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
 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
 游卒歲易農而仕暉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
 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
 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為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為貴

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
 道也既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
 五層畫彩莊嚴岩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
 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會有也於是將遊
 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詔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
 出家為十戒和尚尋出都任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
 靜眾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
 更採眾師屬意毗曇并八捷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撥
 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
 沒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

來止南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
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虚心頂戴
永定二年侯公入朝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
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
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
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敕請從講東安
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濫心
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邑大僧都
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弘無
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

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寔於鍾山之巖惟暉行業清
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
中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神發
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雀羽
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
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
時將至輒見朱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
忠少爲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廚
饗餼悉放奇光覩而怪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
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旣而覺悟歡喜

踊躍且享增繳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
 懺悔承持一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
 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
 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眾部略而不載菩
 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
 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
 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
 作郎瑯琊王胄製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
 父元現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絃歌季父元舉

陳世功臣庭列鼓鐘路橫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
 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成果嗟曰此子若逢
 鳳德終為王佐之才既挺龍順必有封侯之應弼情
 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為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
 勞入耳於卽蔬素棲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
 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為剪周羅二表什物一時通
 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為弟子領東南竹箭震
 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
 年登弱冠握錐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宮晃
 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健

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
 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陋頻上三休恨土階
 之鄙乃去尔從大徒轍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
 纔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
 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
 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繁根朗百年之暗室
 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敕於長城報德寺
 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
 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
 之聖人爰至哲公將乎大漸仍遣使者召還京室

几塵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冷法輪不
 斷佛種相仍彌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論經各盈
 千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
 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
 凋壞彌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
 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塲
 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壁
 照於金波雲映重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
 繕修鐘磬鏘範其為法利吁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
 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

六十有二定于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
 鉤深堪在傳燈咸以神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
 感入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屠殺聲相亦切
 愴曾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為之止殺年登六歲便
 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
 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在
 解由是一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啟父出家父以
 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
 礙之道法裕私歎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

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果同深契幽曠唯老莊及
 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
 苦出縈縛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
 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一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
 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敕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
 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
 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
 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
 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
 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一德求為本

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
赴定州而受大戒卽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
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
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
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興慧光開
悟之元匠流衍弘道道憑卽光師之所親承憑光竝
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
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
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
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

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
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曾襟非師講
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成實
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
弘瞻理相兼通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有講席叅涉
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
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
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
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旣著言令
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

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

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卽澄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溽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樓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卽奉爲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縷三升之布頭絰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

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小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為恒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眾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搜揚開皇二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敕令立僧官略乃舉為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

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導聳聳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

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敕遣勞待令任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寃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敕令且任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入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二敕固邀裕確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入誠不可屈節乃敕左僕

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敕問屢馳覲錫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裕未又任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詣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

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爲吉徵也裕聞而
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
現吉緣所爲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
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
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
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
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
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
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
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檉值晉陽事故生民

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
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
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
勵諸門人從覺不念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初
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堂明朝卧長棘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永殯曰命斷辭入路骸送鬼門
前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待者曰痛今在
背吾將去矣至於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
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春
秋八十有八卽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

寺即殞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真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奇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眇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懸篤進起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為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局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為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奉顛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菲園顧問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

之始為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菲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銷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為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間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特誼閑攸靜所以下座尼眾莫

敢而叅而性剛威爽服章麤弊貴達之與斯下承對
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藝
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
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
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
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
性力任持那羅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
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獻
欵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悲敬兼
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

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際正面西
方凡所涕唾返而咽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
詞又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
述已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希
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
行有濫卽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
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
之弘略也沙彌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
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
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

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制澄正無論
 主客內惟護法外肅德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
 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
 衣制過度則處眾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
 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為資具斯又
 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帛成施
 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頗用
 以為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
 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
 矣又曰此乃詐為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為罪也時人

以為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
 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
 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
 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
 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
 為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
 東行記眾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本首
 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
 眾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
 十卷勸信釋宗論繫卯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

式經兆緯相錄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
 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
 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
 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
 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
 人既不行還回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
 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高
 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禪律固不
 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

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
 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
 經誥禪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
 可為神用耳其人欣戴賫傳還鄉斯寔殷鑒物表機
 悟有宗也又生常處眾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
 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
 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
 法事因緣眾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怪斥其言
 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今易傳凡
 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

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
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即流聽視
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
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
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
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潜于鵲
山木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爲本宗
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
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

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
開闡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太觀之
盛也自爾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刻迹人
間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散幽
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
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
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敬
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
見大人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敕加之殊禮故二

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群唱者多至於契
 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
 望神慧峰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
 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卽而演
 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
 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
 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于空觀
 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
 謹遺訣陳屍林麓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
 前峰焉立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

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
 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
 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
 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
 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
 駕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
 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都強師成
 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
 餘卽於大衆便事覆講瀉瓶珠貫驗在于茲緇素嗟

撰述
伏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燬法師成論之美名實
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
既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
喧清談玄論燬師深加賞讚稱為重器及高座云亡
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
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
之弘教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眾侶百餘一期俊乂
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
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

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
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下
方未足為貴今為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
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
動睟容羣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
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既
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
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
仰而脫雅為論士眾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
遣學士諸葛穎賈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

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無顧涉脫憤
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
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
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表將成乃結爲四十卷
尋用奏聞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
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
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
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
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
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寧孤何論放箭脫卽

引據徵勦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
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旣預席端便盡習臆仍令與
道莊法師遽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成欣
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敘曰法
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
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
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
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
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
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

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
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
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
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
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
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
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卽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
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
優厚敕施物二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又敕黃門
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

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
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
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
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狂持三寶功用均也又
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
夢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
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
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
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

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
 其文隋祕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
 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叟具述前緣
 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
 不墜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
 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垂競者皆條理
 而通暢焉未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
 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裘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
 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二年奉

命關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製披講智論聲
 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都定鼎伊
 洛從出洛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
 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為同倫所向初聽彭
 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
 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眾咸揖讓於
 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
 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
 宗耳遂不行眾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

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超後入內道場
 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
 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
 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未及追入京師任
 日嚴寺頻蒙謁見訓抗新叙引處官闈令其講授言
 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嚴本
 室又講法華直敘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
 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
 賜帛五百段甌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
 時年八十一矣卽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

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任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
 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彩
 談敘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
 性在虛閒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
 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
 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任日嚴寺文帝
 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
 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卽在座上詩敘談帝德宮
 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

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敕
 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
 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
 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
 上哀悼賻贈有嘉仍敕所在傳送葬于荆楚自論爰
 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
 采篇什皆敘釋風當卽續敘名僧將成卷表未就而
 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隆者衆有別集八卷世行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爲務
 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通經故涉歷三

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
 逸古今風徽遐邇自號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
 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
 法衆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敕補爲二十五衆第一
 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
 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卽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
 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
 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
 年文帝下敕置塔諸州所司量遭大德多非暮齒粲
 欲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奏預

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
 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蹤祭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
 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祭
 因奉敕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
 克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相糺
 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沒祭具表聞詳於別傳仁壽
 年未又勅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

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自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象峙于雲內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辨析妙擬三玄學數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祭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穢責隨揉聲相即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

變嘗下敕令孫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
祭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携以行床徑至
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採序
王將了都無命及祭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謔
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
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
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
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預折之以大業五年
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羣
難時衆以為榮會也皆參預焉祭為論士英華命筆

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祭無以
嗣往還抗敘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
次座接難義聲纔卷祭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
二三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瞻坐制
勅敵重祭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
王起執祭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
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
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敕命祭以高位厚
味沉累者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
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竝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

撰述
系
月

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
譽及我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任位至
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續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洿汪湖切澗况晚切饗饗於恭切熟牲

牲腥日餼且且子邪切免免也現現合管凶苦怪切

睽思季切邗河干切傅子損切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十一卷字一萬二千七十個該銀
六兩二錢七分五厘釋在照對陶學恭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正傳十七人
附見五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支那
續高僧傳卷二
一
詩二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疑傳八

靈覺

道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僧溫

釋靖高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高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履踈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太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大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

裘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
 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卽學徒舉自
 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
 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
 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圭面受成雜兩宗諮諏
 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
 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八位詞
 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請智光時傑齊
 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

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爲法王進勵學徒因爾導悟
 成津彌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
 釋門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徂
 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
 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疑宣敕云至
 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敘可謂
 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
 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卽弘像教時建業僧
 正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贍勇當時學侶
 相延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

號親依賈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
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
玄心翫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
數年之中精融一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
文軌大同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
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
靈侶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
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
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敕給額為崇聖寺焉於

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
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
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
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二
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為時所宗隋文封禪
岱宗鑿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法肆
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煬昔鎮揚越
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敕徵召
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
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

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
 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衆六
 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悉
 成軌跡狀若入模其景行徵明為若此也自有論師
 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鑊
 在庭恐傷他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
 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搦詩頌重複嘉尚
 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
 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
 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殞

于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
 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
 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
 名預黃巾身回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沆每思五千
 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本為浮詭乃捨其巾褐服
 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
 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
 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欲結其頽
 網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敕允述綸

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
 想欽揖爰降令昔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
 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
 瓶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達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
 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祭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
 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
 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
 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
 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二初玄生平言論
 慈悲為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

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
 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
 門明則為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
 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
 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任仁
 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
 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
 英英獨照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
 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今響

湧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瞻妙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辨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任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救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十年

矣

釋智聚姓朱氏任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真俗具舉宮墻重仞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矚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

賈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敕於太極殿講金光
明天子親臨法席具條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
鐸聲聲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
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
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
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敕
書殷懃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
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
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並
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敕

世說

卷之三

七

明二

置僧官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
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
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
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
車舊楚亟改炎涼逖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
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
獲稽疑下筵餐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
岫川途不遙翔鷺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
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

支那

續高僧傳卷十二

八

寺二

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入世心逸江湖
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
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淡旬
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
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
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卽以其年十二月寔于山之
南嶺惟聚性託夷遠衿情閒澹等懷遇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
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
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

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丈
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
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荆州瑞像於
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
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成樹高碑用
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襄陽人
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
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
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惟筵發明幽旨

頗超羣輩後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
城講玄關斯闢太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與
宗愷淮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等論金鼓
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明彫徙乃共同學僧宗
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
俱敦師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
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卽隋開皇
之二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旣律行嚴精義
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攝是焉迴後
又奉敕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秦

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煬帝
纂曆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
辭疾不見蒙敕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并纏痾用弭於栖霞法堂更
敷天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栖玄精
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
奇雲閣山堂之妙會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
弟徙而憩之崖谷泯入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
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
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一指斯又上

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受于寺之西山弟子
 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為文
 釋智琳姓閻丘氏高平防輦人也祖儼閒居傲世考
 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于鄉黨處士卜詮擅
 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
 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
 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
 苦節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逝
 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
 正暉法師既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

毗尼既洽聞持將弘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
 太建十年旋于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
 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
 有衆至十十年下敕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補徐
 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
 李海游屈為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
 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
 遙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弘敞實有力焉
 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
 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博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

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于
 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
 塵表山房閒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棲焉迥以
 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法財玩靡積
 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為道明英傑矣以大業九年
 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
 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
 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
 尸陀林者常所願信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
 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

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既其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
 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
 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下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
 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
 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
 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
 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百達曙翹精固習觀
 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
 其談說矚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

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以爲形有續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爽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暨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入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

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卽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埽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釋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垂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冷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敕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

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為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
 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
 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
 識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
 賞而教授為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
 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
 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
 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
 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
 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觀故不為晚

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
 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
 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
 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
 前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
 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
 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
 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疑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博師習經目
 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

嘗温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羣宗遙指恐無後成疑
 聞之歎曰俗尚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妄何累厚生
 遂往彭城嵩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
 舊聞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
 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
 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未後通恐垂僻耳疑
 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
 便拜首別焉時以為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
 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
 引眾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盛屢與殿會名達之僧

多參勝集唯疑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利曾不顧眄
 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任禪定猶宗舊習大業
 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疑傳法關東無心
 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疑當其緒
 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疑既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
 云黎耶識滅不疑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
 不久而卒疑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
 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
 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
 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

扣寂對至鐘鼓或一宿施會賚及百千或一時外食
 觀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
 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
 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峨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
 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
 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
 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
 傳旨齊公高顙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
 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

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
 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任江表被召入關彼
 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
 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
 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
 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彥為大論衆主任真寂寺鎮長
 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敕送于
 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二升
 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
 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

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
 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
 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
 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
 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
 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
 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
 以陶唐祇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
 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
 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

佛垂鑿降茲榮瑞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
 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
 感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
 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
 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
 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
 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
 任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為業既
 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

撰述
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遂仰
爲物歸投開皇年中敕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
結四方常敷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敕送舍利于
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
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
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以治道
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
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
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
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觀共欣

徵感及四年春又敕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
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
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
相又於函東現一佛俱立并一騏驎又於函西現一
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
述之又放天光撩亂而起動眩人自從暝達曉諸燈
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鷄吻
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二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
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
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

赤莆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敕封祕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開皇十年敕召翻譯事如別傳任大興善後敕送舍利

於蒲州之栖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洙世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鐘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傍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敕於殷州智度寺置塔

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衆同覩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卽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旣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卽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敕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

覩迭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閑舍利至止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任大興善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敕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敕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

驚懼與受二歸便近入馴遶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敕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嗚唳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敕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闔數萬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

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任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阜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赧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困入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間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敕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在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敕

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卽南燕王慕容德爲
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王以三縣民調用
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
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
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
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卽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
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
于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卽目故天下崇
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
寺內卽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

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羣鹿自然
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
日終于八日恒來輦前立聽梵讚恰至理訖迹絕不
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
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
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
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
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
載通鏡其旨卽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

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鑿彌
密仁壽建塔鄧州乃敕令在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
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鑄斲為
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瑪瑙細膩異倫復有
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
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
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
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卽講曾
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閒故為同席諸賢之所

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
北僧在陳多垂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為
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叅
聽異聞後任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
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安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
如此仁壽年中敕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
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
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昔下詔徵
之其身已逝敕乃營其任寺離其舊房故有興國龍
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

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
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
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
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
雨不濕餘處又感鳧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
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
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入八尺獲豫章板一條
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
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
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

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
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
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敕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
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
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
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
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
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于十年
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
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

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為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眾尋釋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回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眾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敕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

是也初至州治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永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一銀像并一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王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任禪定寺講習為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任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實拘滯
 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
 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
 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遂冒
 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游塵便挫折形神伏聽三載
 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在淨影陶思前經
 師任成業仁壽置塔敕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帝
 為山出黃銀別敕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
 里昔始皇取石為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
 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温公培傳云昔高齊初

有沙門僧温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為任曾受梁
 高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培創立寺宇因
 山為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温温出戶語
 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
 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既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
 山而温身長七尺威儀凜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
 有所覩以手塞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為
 温公培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
 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
 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撰述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諛子須切 侶口旱切 沆沉下朗切 灑呼代切 矚子肖切

諛咨事也 侶赤脂切 培都回切 聚土阜也

矚古限切 鷄赤脂切 培都回切 聚土阜也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十二卷計字九千九百二十八箇
該銀五兩一錢六分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江寧高尚武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